

陸

賈撰

新

語

世界書局印行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卿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探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

亦正。且多崇儉尙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軹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索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目次

道基第一	一
術事第二	四
輔政第三	五
無爲第四	六
辨惑第五	七
愼微第六	九
資質第七	一
至德第八	一三
懷慮第九	一五
本行第十	一六
明誠第十一	一八
思務第十二	一九

新語

卷中 十六 賈誼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叅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藏。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歧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鑠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與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駘騾。犀象瑋珎。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不濡。淫而不滯。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付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信之於閭門之內。而

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圖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耳。聽入極目。觀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缺一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聽之真偽。既錄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蘄嶺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機者待工。道爲智者護。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

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正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與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倂用則忠亡。詩云。式訕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尙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

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成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土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顯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僑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取。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韻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

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嚴。而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會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闔。備廡庫。繪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尙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會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會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會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眞聖不敢自安。況凡人

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齊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止。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舞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一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士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廉。溺之於廉。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

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劔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結。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尙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凡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

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住，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光，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榦栭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

淨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竭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累累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鱗。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裹以文彩。立禮於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梗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輦囑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說。病者卒死。靈

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盜。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與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

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與辟雍序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厲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尙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饒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謂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入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九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施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恡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缺三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

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
以奇恠。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
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
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二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
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
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
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
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
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衿。志定心
平。血脉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
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
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
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
閭而軼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子布弊溫袍。不足
以避寒。空憊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子近於義。自布衣之
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閭閻室之衰微。禮義之

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旋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二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貪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繡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摘翡翠。缺一字瑋瑋。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

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語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蠱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曰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缺四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缺三字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鵠鵠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尙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言。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仰

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缺二字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字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書饒鮑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大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大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函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

之開闢。缺三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一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與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曰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入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閭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爲子者。不執曾閔之實。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

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闐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墨子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撰。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各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瀏之桐鄉。嘗得其本。鏤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